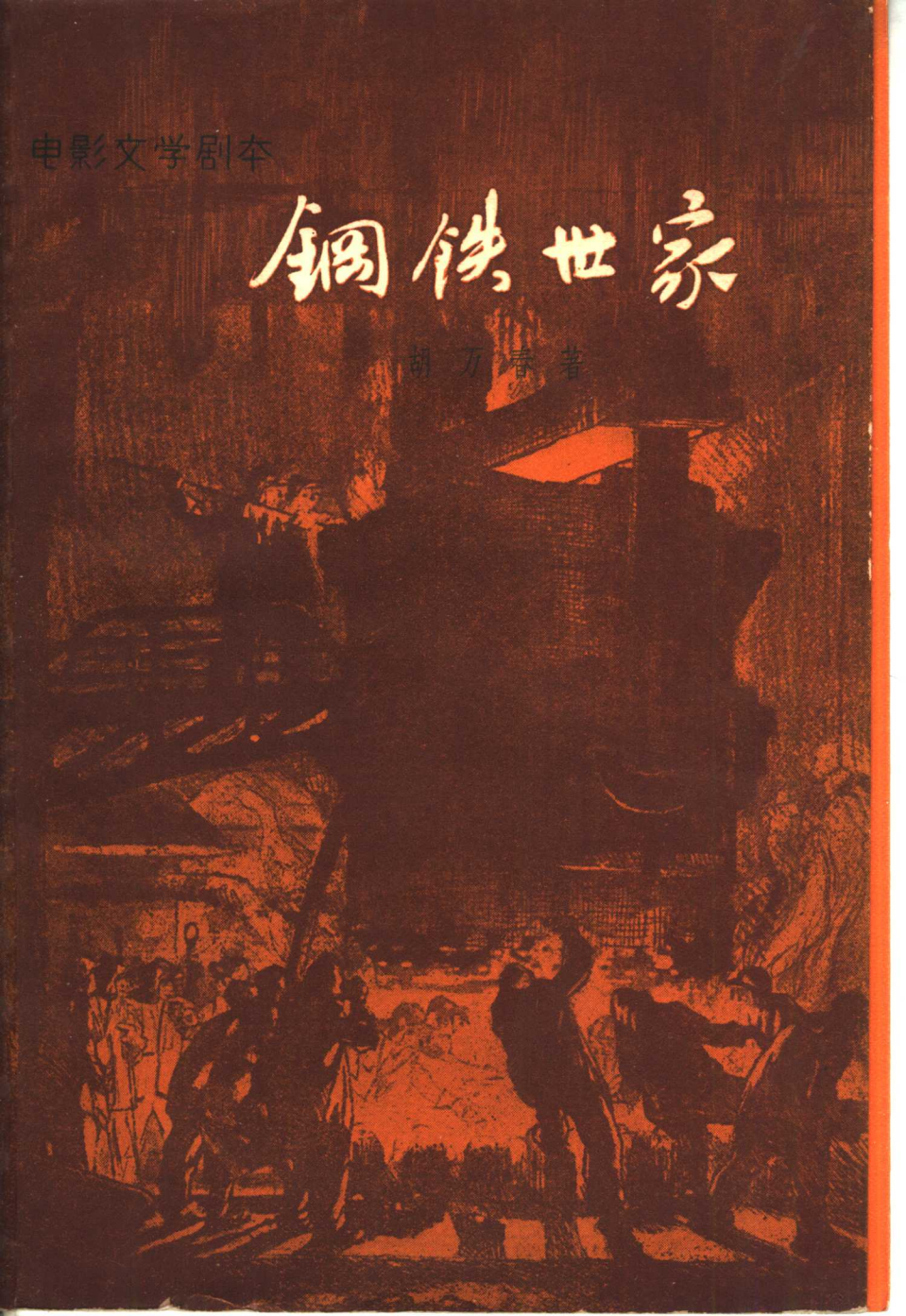


电影文学剧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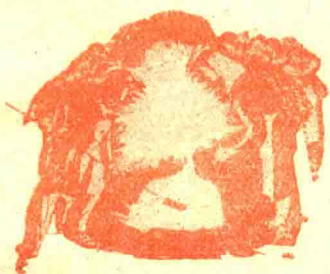
钢铁世家

胡万春 著



鋼鐵世家

胡萬春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鋼 鉄 世 家

著 作 者 胡 万 春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3/4 插页：2 字数：54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册（内精装500册）。

统一书号：J0018·1245

定价：（八）0.2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电影文学剧本，通过一家世代炼鋼工人的经历，反映了解放十年来我国鋼鐵工业在党领导下的巨大发展。

故事开始，上海炼鋼厂的工人经过一場英勇的护厂斗争，迎接了解放，并立刻在党的领导下，在一座破破烂烂、设备极为简陋的炼鋼厂的基础上，展开了恢复生产的斗争。孟老爷爷为了阻止特务的破坏，献出了生命；他的儿子孟广发繼承了他的心爱的事业，坚决跟着党大踏步前进，与全厂炼鋼工人一起，发挥了忘我劳动的精神，迅速恢复了生产，并立即积极投入了建設。到了沸騰的一九五八年，总路綫給炼鋼工人带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，表现了力争上游的英雄气概，压倒了安于现状、甘居中游的保守思想，乘胜前进，在生产上創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。

剧本生动地反映了鋼鐵工人的成长和生活的巨大变化，并細致地刻划了世代炼鋼工人坚强豪放的性格。

序 幕

籠罩着战争气氛的上海郊区，硝烟弥漫，夜空是混沌的。地平线上时时冒出紅綠色的子彈的火花，当照明彈飞上高空时，可以看到布在公路上的、杂乱的鉄絲网。

在漆黑一片的棚戶区的巷子里，有一扇窗子朦朧地亮着，这就是我們的主人公孟广发的家中。

棚戶的屋內，火油灯抖索索地亮着。

白发蒼蒼的、已經六十八岁的孟昌泰老爷爷，焦急不安地踱了两步，他走到小窗前，側头細听着。

这时，已可隱隱地听到断續的炮声了。

他的孙女儿也跟过来靠在他的背后。她叫孟小翠，是一个粗獷的、十六岁左右的姑娘，从她那漂亮的臉蛋上，可以看出略带稚气和倔强的神情。她說：“爷爷！你听！”

老爷爷頻頻地点着头：“我們的人快来啦！”

小翠搖着爷爷的手臂，朝窗外看。

窗外，远处冒着火光，一閃一閃的。隆隆的炮声中，还夹杂着机枪声和冲锋号声……

突然，兴奋着的小翠，惊疑地向窗外一指，好象发现了什么。老爷爷眯着眼向窗外看，只見巷子里有一个黑色的人影，

徑直向这儿奔来。小翠認出来了，說：“是小阿芳！”說着，她慌忙往閣楼下走去。

閣楼下面的堂屋里。窗子外面有人声，隨着“篤篤”地敲起窗玻璃来。小翠过去开了窗，年輕而壯实的小阿芳慌慌張張地探进头来，說：“哎！爷爷呢？”

小翠回身把老爷爷从小扶梯上扶下来，至窗前，小阿芳喘着气，附着老爷爷的耳朵說了些什麼緊急的事情。老爷爷点了点头，問：“馬上就要？”

小阿芳惊慌地往背后看了看，說：“对！”

小翠走到灶前，从竹篮里拿了块餅；这时，孟大媽在灶前插香求灶王爷保平安，所以沒看見小翠。

小阿芳剛想走，小翠叫了一声：“哎！”她把一块餅扔給了他，小阿芳接住餅，回身就走了。小翠关了窗，微笑了一下。

老爷爷在屋内巡視着，好象在找什么东西。突然，他拉开小房間的門，往里走去。小翠好奇地也想跟进去，老爷爷瞪了她一眼，把她推了出来，“啪”地把門关上了。

小翠沒有办法，就从門縫里往里張望着。

老爷爷在小房間里轉了一下，走到床前，眼光在一条紅被头上停住了。他拿起被头，用手摸了摸紅被面，沉思了一下，就把縫着的綫拉掉，拆下紅被面来……

漆黑的夜，老爷爷在鉄絲网旁边走着……

座落在偏僻的公路旁边的鋼鉄厂，显出一片黑糊糊的、龐大的暗影。厂門口，鉄門关得緊緊的。

老爷爷走到厂門口，輕輕地敲着邊門。

牆頭上，護廠隊員們探出頭來，向下看了看，小阿芳和金保點了點頭，又把頭縮了回去。

鎖鏈“當啷”一聲，邊門開了。

老爷爷走了進去，金保連忙關上了門。

金保：“老爷爷，這種時候還來呀？”

老爷爷“噔”了一聲，返身就往里走。突然，從上面護廠隊員搭着的腳手架上，猛地挂下兩隻腳來，在老爷爷的面前晃動着。老爷爷嘀咕着，抓住一隻腳，使勁地往下一拖，“撲”地一聲，一個二十歲左右結實的小伙子從上面滑了下來，他是孟大牛，身體就象柏油桶似的，楞巴巴地站在老爷爷的面前，叫：“爷爷！”

老爷爷打了他一拳：“傻小子，象糊猴似的干啥？”

孟大牛嘻嘻地笑了。

老爷爷問：“你爹呢？”

孟大牛向架子上一指：“喏！”

在高處，寬肩粗眉年約四十八的孟廣發，和金保一起站在架子上。孟廣發手握鋼鉗，頭戴煉鋼工人的鴨舌帽，警惕地戒備着。聽到聲音，看見了老爷爷，往外看了一眼，“撲”地從架子上跳了下來。

孟廣發走到老爷爷面前，小聲地問：“爹，東西帶來了沒有？”

老爷爷點了點頭：“帶來了！”他從懷里拿出一個小紙包，遞給孟廣發，紙包破縫處隱約可以看見紅色的被面。孟廣發

接过紙包，正想打开，猛听得架子上金保在喊叫：

“看！狗崽子来啦！”

大家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。孟广发很快的把紙包塞进怀里，又攀上架子去。一时之間，人声沸腾起来。孟广发一面跳上临时架子，一面向下面的人大叫：

“赶快！用生鉄堵住边門！”

这时，在弥漫着硝烟的远处公路上，隱約可以看見三十来个黑影，向这边蠕动着……

空气越来越紧张了，大門內，护厂队员們喧喧嚷嚷地搬着生鉄，往边門上堆叠。孟大牛、小阿芳等人更是生龙活虎，老爷爷也帮着搬运生鉄。

在厂門外的公路上，一群黑影由远而近，显然，这是国民党匪軍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来破坏鋼鉄厂的。匪軍拥至厂門前，为首一个匪軍官用手电筒往上一照，可以看見大門上面“长江鋼鉄厂”的厂名，匪軍官指手划脚指揮着。匪軍一拥上前，有的用脚踢門，有的用枪托打門……

匪軍叫罵起来：“快开門，王八蛋！”

孟广发、金保等人手拿鋼钎鉄条，警戒着。这时，边門已被生鉄块堵好，严严实实的。

匪軍猛烈地敲打着大門，一个匪軍官大叫：

“快开門！再不开就开枪了！”

孟广发等人在架子上，应付匪軍的猖狂行动。孟广发从墙头上探出头来：“別說开枪，就是小鋼炮轟也不頂事！”

孟大牛也爬上了架子，孟广发把怀里的紙包摸出来給大

牛，說：“到时候把它挂起来！”大牛知道紙包里是一面用被面代替的紅旗，就点了点头。孟广发向下一指說：

“你下去，小心边門……”孟大牛就往下爬……

厂門外，匪軍官急了，“叭！叭！”朝天开了两枪。

孟广发握着一块生鉄，朝大家喊：“打！”

护厂队员們把矿石、生鉄块紛紛向着国民党匪軍打去，匪軍狼狽地躲避、掩护着，匪軍官从另一个匪軍身上拉出一只手榴彈，拉开导火繩，向着大門內扔去。手榴彈飞进了工厂大門，从生鉄块上直滾下来，在地上冒烟。大牛看見了，猛地扑过去，拾起手榴彈，使勁往厂外扔去。

手榴彈飞过大門的高墙，落在匪軍丛中，“轟”的一声，濃烟冲天，匪軍紛紛倒下……

—

一面紅旗在碧藍的天空中飄揚。

叠影：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。

这面旗子是在高空中的水塔上，孟大牛正在扎旗杆，他扎好以后，双手在褲腿上一擦，向下看着。

他看到了工厂的全景，破破烂烂的工厂，低矮的厂房，形状就象乱堆在一起的碎磚。在这些厂房中間，树起三支細細的、就象筷子似的小烟囱。他也看到在塔下的广场上，有不少人在向他招手，拍手……

在水塔下的广场上，人們都抬着头，拍手叫好。老爷爷在人堆中担心地往上看，跺着脚罵：“这該死的，爬得那么高，把

旗子插得連看也看不見。”他朝上大叫：“大牛！快下来！軍代表要来啦！”

小吉普車在郊区的公路上飞驰。

小阿芳开着車，軍代表馬振民和他并肩坐在前面。馬振民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团級干部，有一張飽經風霜略帶文靜的臉，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老布軍服，袖管上有着“軍管會”的符号。馬振民看了小阿芳一眼，問：

“你一直是当司机的嗎？”

小阿芳：“不，我是煉鋼的。學過几天開車，厂里就要我当临时司机。好，反正沒事干，開車就開車！”

馬振民：“怎么会沒事干？”

“你叫我干啥呀？”小阿芳眨着眼說：“嗨！淮海战役一仗后，官僚資本家拍拍屁股就到香港去了，煉鋼爐停了几个月，哼！現在可好，連那些麻雀都好飞到煉鋼爐里搭窩，还下蛋呢！鋼煉不出来，他媽的倒煉出几顆麻雀蛋！”

馬振民笑了笑，又問：“厂里有多少人？”

小阿芳俏皮地：“二三百人吧，比大厂小着点，比小厂又大着那么一点儿！”

馬振民指着小阿芳，就象对待自己的通訊員似的，笑着說：“我看你呀，准是个調皮鬼！”

两个人都不覺大笑起来……

小阿芳猛地一轉方向盤，小吉普車来了个急轉弯，“吐吐”地飞驰着。公路两旁，处处可以看到战争遺留下来的痕迹，破

碉堡和歪斜的电线杆，使人看了触目惊心。在十字路口，交警和站岗的解放军协同指挥着。军用汽车很多，还有一队解放军，唱着歌在路上走着。

车内，马振民和小阿芳继续谈着。

马振民认真地：“现在，我们得马上恢复生产。”

小阿芳一推帽子：“啥！这可不象吹口气那么容易，单说路铁砣就缺少。”他突然问马振民：“路铁砣，你懂不懂？”

马振民怔了一下，说：“嗯……不懂！”

小阿芳不相信地微笑了一下。

小吉普车继续在公路上飞驰……

在“长江钢铁厂”的门口，群众都拥在两旁拍手欢迎。小吉普车“吐吐”地开进了门内，群众欢呼……

场地上乱糟糟的，废钢、耐火材料、碎砖、油桶、电石桶、生铁、钢渣堆得到处都是。群众拥在场地上，拍手欢呼：“欢迎军代表！”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！”欢声雷动。

马振民从小吉普车上跳下来，汤工程师向大家大声地说：“这位就是军代表马振民同志，也就是我们的厂长！”马振民在汤工程师陪同下，站在一堆生铁上，向大家喊：

“同志们！从现在开始，工厂是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啦，我们是工厂的主人……”

孟大牛拼命地擂着大鼓，流着汗。

老爷爷激动地揩着眼睛……

“毛主席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”

在阳光下，淙淙滔滔的黄浦江，金光灿灿。

馬振民和湯工程师一起在沿江边的場地上走着，这儿已有部分工人在整理場地了。

馬振民：“厂里情况怎么样？”

湯工程师：“厂房坏得很厉害，修起来很費工……再說，鉻鎂磚又不够！”

馬振民好象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問：“哎！我問你，什么叫鉻鎂磚？”

湯工程师：“是砌平爐用的高級耐火材料，以前制造鉻鎂磚的鉻矿，是从国外进口的，現在帝国主义封鎖了；沒有它，爐子就修不起来。”

馬振民好象明白了：“哦！”

这时，金保和王小三等一群工人走过来。

金保：“湯工程师，鼓风机进水了，不修理不能用。”

王小三：“平爐的格子房也坍了！”

馬振民沉重地：“問題可不少哪！”他想了一下，又振作起来，說：“好，我們上平爐車間去看看！”

馬振民和湯工程师走到平爐車間的厂房前，破旧的厂房房檐上，有一块破鉄皮从上面挂下来，不住地晃动着。他俩低下了头，走进了車間，沿着梯子爬上了平台。

他俩走进一間黑通通的值班室，木格上的鋼样全都倒了下来，湯工程师囁咕着，就收拾起鋼样来，說：“真乱！”

馬振民靠在洋鉄皮的壁上，有一絲亮光从碗口般大的洞里透进来，他摸出香烟，正想点火，突然听見了人声，于是，他就朝着洞口張望起来。

从洞里看出去，可以看見空曠而靜寂的平台。平爐的爐門“黑古隆冬”的，忽然，从爐門里爬出一个人来。

这个人就是孟广发，他喘着气、皺着眉，賭气似地坐在爐門口，可是两只手，就象摸綉花被头似的輕輕地摸着爐門的門框。然后，又暗自搖了搖頭，叹了口气。他看見地上有一只爐門螺絲，就拾了起来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又用自己的衣角揩了揩，然后就把它輕輕地放在門框边儿上……

湯工程师湊过头来往洞口一張，說：“他是孟广发！”說着，就往里边一推門，和馬振民一起走到平爐前。

孟广发正在沉思中，猛的醒过来。

湯工程师喊：“老孟！馬代表来啦！”

孟广发立刻跳起来，激动地握住了馬振民的手。

馬振民风趣地：“怎么？你是在爐子里摸麻雀蛋哪！”

三个人全都大笑起来。

孟广发：“我在檢查爐子。說真的，馬代表，再不恢复生产，我的心都快要炸啦！”

馬振民思考了一下，决断地說：“好，回头咱們开一个党支部大会，研究一下吧！”

在破乱的鉗工車間里，孟广发、湯工程师、馬振民、金保，四个人在开支部會議，看祥子會議已进行了一半。

馬振民：“……在生产恢复时期，党要求我们必须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……关于路钹磚缺少的问题，我们一方面请求上级调拨，一方面我们自己想法解决。修爐工人缺少的问题，怎么办？”

孟广发沉思着，抓了抓头，忽然噓了口气說：“人嘛，我倒有一个。”

馬振民間：“誰？”

孟广发：“是我年輕时候，在汉阳鋼厂的一个朋友，他叫刘貴山，修爐子炼鋼都是一把好手，抗战胜利那一年，又一决在这个厂里工作，前年，他和狗腿子鬧了一仗，就改行了，他可是个倔脾气的哪！”

馬振民欣喜地：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孟广发：“就在上海做小生意。”

馬振民轉問大家：“怎么样？”

湯工程师点头同意。金保說：“行！”

馬振民：“好，就把他找来吧！”

孟广发：“好！”

二

在臭水浜旁的破破烂烂的板房区。

孟广发走到一家門前，見門已上了鎖，正遲疑的当儿，突然听到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叫：“孟大叔！”

孟广发扭头一看，見是刘桂兰。

桂兰穿着破旧的藍洋布短衫，手里拎着一桶水，匆匆地走

过来。看上去，她大概有二十岁了，虽然穷困，但却长得很秀气、漂亮，身段适中，细高个儿。

孟广发：“桂兰！你爹呢？”

桂兰：“他还在摊头上。大叔，请里边坐！”她放下水桶，一边开开门来，往里让着。

孟广发：“不，我先到摊上找他去吧！”

在苏州河旁边，叫卖声喧嚷嚷的，摆着好多摊子。刘贵山的油豆腐线粉已卖光了，正在收摊。

刘贵山有着瘦长的个子，苍老而消瘦的脸，看上去很老了，实际上还只有四十八岁；他头戴破呢帽，身穿蓝布褂，腰间束着油腻的围裙，是一个做小生意人的打扮。

“喂！来一碗油豆腐线粉！”

刘贵山只愿低着头洗碗：“对不起，卖完了！”

“不行，一定得来一碗！”

刘贵山抬头一看，见是孟广发，惊讶地说：“哎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兄弟！”他连忙把手里的碗放下来。

孟广发笑着说：“我来找你啦，老刘！”

老刘兴奋地：“我这就收摊了，回头到我家去，咱哥俩好好谈谈。”

在刘贵山家，屋里只有几件破家具，一张方桌，几条破板凳，一只旧摇椅。屋里隔着一块芦席，搭着两张床，一看这光景，就知道他们生活过得很苦。

孟广发和老刘刚进来，桂兰替孟广发倒了一杯水。老刘解下围裙，说：“桂兰！去打一壶酒来！”

桂兰拿着酒壶出去了。

老刘嘘了口气：“一晃眼咱哥儿俩三个月没见啦！”

孟广发坐在桌边，说：“忙啊！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，无意中将蓝色看火镜也带了出来，他拿起看火镜，对老刘说：“老刘呀！怎么样？还想不想拿起这个来？”

老刘没回答，走过来，在孟广发旁边坐下。过了会儿，他说：“我受狗腿子的气，已经受够了！”

孟广发笑了一笑：“可现在跟从前不一样啦！咱们工人当家作主，谁还敢拿气给你受？再说，你进厂以后，将来桂兰也可以进学校念书了！”

老刘摇了摇头：“唉！在钢铁厂，干了大半辈子，苦了大半辈子，忍气挨饿的，算了！现在好容易解放了，我这小生意也好做一点了，就这样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满好了！”

孟广发狡猾地瞧着老刘：“老刘，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呀！”

老刘震动了一下：“哎！”他红了红脸，连忙说：“咱哥儿俩先不谈这个，好好儿喝几杯再说。”他站起来。

孟广发把他揪下，说：“唉！我今天可是特地为这事来的，老刘！你不应该做小生意，应该回厂去炼钢，炼钢！”

老刘为难地：“你也得让我想一想嘛！”

“要来，我家隔壁还空着一间草房，你可以搬来！”孟广发性急地把酒一口喝了，站起身来：“我走了，听你回音！”

“你这就走啦？”老刘吃惊地站起来。

明媚的早晨。在孟广发家隔壁的草棚頂上，孟大牛正在補着屋頂，嘴里哼着小調。突然，他看見巷子那一边的小道上，老刘挑着一副担子，桂兰拎着籃子和包袱，后面跟了一輛裝滿家具的三輪車，緩緩地向这边走来。他喊：“小翠！小翠！他們来啦！”

小翠拿了扫帚，从屋子里奔出来，往那边一看，又奔进自家屋里，叫：“媽！桂兰姐姐来啦！”沒多久，孟大媽和小翠又奔了出来。老爷爷正在門口磨刀，也站了起来。

桂兰和老刘已来到門口，小翠走过去从桂兰手里接过籃子，拖了她說：“走！屋子里去，看看收拾得好不好！”

桂兰：“大媽！老爷爷！”她叫了声，就跟小翠走。

老刘放下担子：“大伯！”

老爷爷笑呵呵地：“可到底又在一起啦！”

孟大媽高兴地：“真是天保佑！”

老刘：“这叫分久必合！”

三輪車在門口停下，大家笑了一陣子，就幫着搬东西。頃刻間，門口的东西就搬光了。

老刘的新居，已布置得差不多。

孟大牛从屋頂上爬下来，背着梯子进刘家。

老刘：“大牛！这一下可苦了你啦！”

孟大牛：“没什么，里边我还得整一下。”說着，他沿着竹梯子爬了上去，整理着里面的屋頂。

孟广发在門口喊：“老刘，到厂里去吧！”